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65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黄山臭鳃鱼

□南京周世青

烟火人间

快过春节了,快递小哥照例送来了安徽黄山朋友寄来的真空包装的臭鳃鱼。多少年了,每到这时,我总是一年不落地收到这份礼物。打开包装,闻到那种特别的味道,想着这道徽菜的鲜美,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

1984年暑假,我和南京铁中的两位同事沿着新建的皖赣铁路乘火车去黄山。从天都峰下来我们在屯溪老街的“徽菜馆”,花了13块钱吃到了当地的两个名菜,一个是清蒸石斑,再一个就是红烧臭鳃鱼。臭鳃鱼色味俱佳,鱼肉醇香细嫩,宛如洁白饱满的蒜瓣,吃到嘴里滋味浓郁,由淡淡的微臭到满嘴余香,回味无穷。从此,我认识并爱上了这道菜。

1990年我调到南京铁路分局教育处,经常去分局沿线中小学出差。每次去黄山总忘不了臭鳃鱼,渐渐地我了解到这道美味的前世今生。传说200多年前,境内层峦叠嶂的古徽州(今黄山),吃鱼要从数百里外的沿江码头,靠肩挑运进。苗知府嗜鱼成性,衙役王小二受命雇挑夫到江边收购活鳃鱼。不巧天气转热,鳃鱼窒息而死,王小二情急生智,给鱼剖肚剔肠,抹上食盐后继续赶路。到了徽州,鱼已微微发臭。王小二不敢回府,先去找做厨子的大哥。王老大将臭鳃鱼洗净,配上佐料精烧细制成一道“风味鳃鱼”,苗知府品尝后连声叫绝。这个“无心插柳成荫”的故事传开了,于是,沿江一带的鱼贩就把鳃鱼装到木桶里,码一层鱼放一块石板并撒上淡盐水,挑运到徽州。七八天以后到达时,鳃鱼虽散发一种似臭非臭的特别气味,但鱼鳃仍然是

鲜红色,而且鳞不脱,质不变。人们把这种鳃鱼做成菜,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肴延续下来。进入现代,烹制此菜的食材改用黄山当地新鲜的“桃花鳃”,用盐和浓鲜的肉卤腌制,再以传统的烹调方法烧制,味道更加醇正鲜美。

在黄山,凡菜馆酒店均有臭鳃鱼。这道菜的口味如何,成了衡量各家徽菜是否地道的金标准。给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市区荷花池旁兆兴徽菜馆的红烧臭鳃鱼块。该饭店老板姓金,原先是铁四局职工,皖赣铁路修好后留在黄山工务段管养铁路,再后来下海经商。我去金老板的店里吃饭,不只是图他家臭鳃鱼的口味好,更是为了与各方铁路人士交流。老金是老铁路,吃客中自然少不了铁路人。沿线铁路子弟学校,都需要当地的铁路单位支持。大家同属一个分局,吃饭碰到一起,叙叙友情,打打招呼,何乐而不为呢?

1997年秋,南京铁路分局和黄山市联合将地处黄山客运站对面的黄山铁路学校改建为国有民办徽州中学。那些日子我常去现场办公,与当地的同事成了朋友,小酌总少不了这道菜。

2003年,徽州中学改为黄山市属。如今,已近“而立之年”的徽州中学,仍在为黄山教育做贡献。我一直没再去黄山,那名扬天下的峻美山川、天人合一的徽派建筑,那老街、古镇、牌坊和徽菜却一直在我的美好记忆里。

如今,作为徽菜代表的臭鳃鱼早已风靡华东,南京也随处可见。然而,每年春节从黄山快递而来的臭鳃鱼味更醇、情更浓。

心研究世界各国兴衰,完成名垂青史的《海国图志》,书中的一句传世名言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我觉得,可以将魏源故居辟成博物馆,将有关文物和资料展出,敞开大门,让更多人了解这位与林则徐一起“开眼看世界”的人。

元旦期间,我曾经住在天津。在“五大道”历史街区,我看见历史建筑除了修旧如旧,凡是具有政治、历史、文化、军事、艺术或其他价值的建筑,门前一律设置铭牌,上面镌刻历史人物姓名,在世年月、个人经历。他们或是满清王公大臣、或是北洋军阀;或是抗日将领;或是著名实业家;或是建筑学家与医学家等。对于修葺之后开放的故居,管理方适当收费,让游客参观。我就参观了末代皇帝溥仪的故居静园,里面有实物、有图表、有文字介绍,还有纪录片。对于暂不开放的故居,门口墙体上则镌刻着大篇幅的文字介绍,占据几面墙,供游人了解故居旧主人之用。

当我走过李叔同、张自忠等居住过的宅院时,一一驻足、仔细观看墙体上的详细介绍,历史风云仿佛就在眼前。

免油腔滑调;只有钢笔写字是信笔由缰的畅达,但又不失典雅的洒脱。

写得,再好的钢笔总有坏的时候。每所学校门口总有一位修笔匠。学生时代的我,哪怕无笔可修也常去看修笔匠的工作,幻想长大后也能以此为业。那老师傅头发花白,骑一辆装着马达的脚踏车。车后架上是一只木盒子,打开来里面如百宝箱一般装着各种工具:尖嘴钳、挫刀、镊子、胶水,等等。盒子的另一边是格子,放着钢笔零件。有各种型号、镀成金色或银色的笔尖,还有笔套、笔杆、笔夹,橡皮墨胆、吸墨水的塑料细管。老头戴一副老花镜,双手沾满各色墨水,一本正经的样子。坏的往往是笔尖。更换笔尖于他而言是再轻巧不过的事。修好,若口袋里还有点闲钱,便可叫他在钢笔握笔处刻图案。以刀代笔,寥寥几画,须臾而成。金粉一涂一擦,一只鸽子便栩栩如生,欲飞而去。

如今的社会,崇尚便捷、快速,钢笔早已被中性笔所取代。惠而不费、造福广大学生的修笔匠也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了。抽屉里还躺着几支破损的钢笔,却舍不得丢弃。以钢笔为代表的

一个时代的书写文化式微矣。我们不能像父辈一样穿中山装、衣袋里别钢笔,但至少可以保存一支钢笔,保留一份情怀,秉承一段遗志。

误会繁花似锦

□徐州刘井明

微情一刻

开始玩微信,始于一个误会。那时候我刚自己开个淘宝店,有个买家自动下单还不说,还要加我微信。这简直让我受宠若惊,“大爷”主动加我啊,于是赶紧接受。

我要营造一个文艺范卖家的形象,于是乎,开始在里面同步发些文章。熟悉了微信之后,发现还可以建群。说干就干,一口气我把我想邀请的都邀请了一遍,一下子拉来二三十个。

我们每天海聊,感受着一群同好者忽然聚集到一个空间的欣喜。我闺女的淘宝店也正进入红火阶段。有很多好友愿意给我家当代理,于是乎,又从文友群分出来一个童装代理群。

玩着玩着,我又想过杂志瘾。于是乎又开始办电子杂志。我们这群写手每人奉献文章。有时候,则写同题作文。大家都感觉到我们这个群是最好的文学群,也很拥护我这个群主。如此,享受了好几年群生活。群主的感觉也非常不错。

直到2015年我们家开始建仓,进了十几万元的货。我不敢有所怠慢,必须全身心投入,才不得已放弃了群。非常欣慰的是很多好友因我而结缘。还有文友因为我而从商,改变人生。

微信的方便快捷功能也让我逐渐放弃了博客,完全作为发文主阵地。最盼望的一件事居然在不期然间实现。那就是老张、闺女、亲戚、同学、同事、邻居……都能第一时间读我的文,这可是我从文以来最希望的!

每天,我忙完生意就是赶紧到我牵挂的朋友圈,发文、交流,非常快乐开心,绝对延年益寿。朋友圈,已经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满足了我既想生活在孤岛上,又想一掌联通世界,看似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生活需求。

更有意思的是,最开始说的那个淘宝“大爷”主动加我,根本不是那回事,是手机里面的一个设置。只要电话号码有微信的,通讯录都会跳出来红色提醒。意思是此人有微信可以加。那个买家“大爷”既没操作也不知道。这个发现让我哭笑不得。但是又非常感谢这么一个自作多情的误会,成就后面的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摇竹子的习俗,我国很多地方都有。摇竹子的歌谣各地不一样,我一直记得母亲教我的唱词。

那时候,我已到了上学的年纪,身子骨却比同龄人瘦小柔弱,每每和我一岁的表弟打架,输的总是我。到了这年的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母亲便将我从被窝里拾掇起来,催我去竹林里摇竹子。

竹子是早就挑选好的,我向母亲要了两根红布条系在上面,便算认下了竹爹竹娘。能被唤作爹娘的竹子自然是竹中上品,粗壮笔挺,枝叶繁茂,竹身青中泛黄。只有这样的成年竹子,才够坚韧、够结实,不管是修房建屋,还是编筐扎篓,都能用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样的竹子,一抱住它们,心里头便也踏实了。一边摇晃一边拖着长长的调子背诵母亲教我的歌谣:竹儿爹,竹儿娘……惊得竹枝间搭窝的麻雀们也聒噪起来。

回家后便再也睡不着觉,穿上母亲做的新鞋,拿出父亲的皮尺量了又量,感觉好像真的长高了一截。这时候,母亲照例会让我在她面前端端正正坐下,细数做鞋的不易,让我一定要爱惜。母亲做鞋的辛苦,我自然知道。由于父亲忙于手艺,家中的农活大多落在了母亲肩上,母亲做鞋总要历经很长的时日,从春天竹林里的第一张笋壳落地,到夏日池塘里最后一朵荷花枯萎;从秋日里第一片黄叶从枝头飘零,到冬夜里最后一枚雪花消融。鞋底在母亲的手里翻来覆去,哪怕每日一剪,一天一针,但那鞋终会在新年的第一个黎明,穿在我们的脚上,引领我们走向又一个春天。

见我点了头,母亲接着又教我新年的礼数:去邻居家串门,一定要说“拜年”;路上遇到熟人,一定要说“新年好”;家里来了客人,一定要散“吃伙”(花生、瓜子、糖果等零食伙在一起)。这些,我都一一记在了心上。也许正是摇过竹子的缘故,从那时起,我的身高便“噌噌”地往上长,我在学校的座位也从前排调到了最后排。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长大,摇竹子的接力棒先后传到了弟弟、妹妹的手上。似乎就在转眼间,我们兄妹便如同我们曾经摇过的竹子一样,长成了母亲喜欢的模样。如今,母亲已然年届古稀,我们那儿摇竹子的习俗也已淡去。又是一年正月初一,我们聚在一起吃饭,我见到已然高出妹妹一头的舅舅,忽然又想起了摇竹子的经历,便问舅舅是不是也摇过竹子。舅舅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非要我教他摇竹子的歌谣。母亲从怀里摸出一个红包,抚着她外孙的头,无比爱怜地说:“你还摇什么竹子,你能长得跟你爸一样高就好了!”但一转身,她还是忍不住哼唱起来:竹儿爹,竹儿娘,我要和你长得一样长。

看着母亲匆匆走进厨房的背影,我不得由也跟着哼唱起来:竹儿爹,竹儿娘……

家庭相册

走过魏源故居

□南京王建国

南京琐记

近日,路过汉中门附近龙蟠里的魏源故居,我发现经过修葺的故居外观焕然一新。不过,门是锁上的,不像以前那样对外敞开了。

故居修葺之前,我曾经多次经过,望着它破败潦倒的样子,心里颇不是滋味。魏源故居位于龙蟠里22号,马路左边竖着一块石碑,上刻“魏源故居”四个绿色的字,下面的红色小字标为1992年3月立的碑。

石碑上面的文字在提示魏源故居的历史价值。不过,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那时的石碑却成了修车师傅的工具台,上面随意摆放着起子、扳手和配件等。

魏源是清末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和诗人,龙蟠里的故居名为“小卷阿”。“卷阿”一词出自《诗经·卷阿》。诗经中的卷阿,指的是位于陕西省岐山县的凤凰山南麓,由于此地背靠凤鸣岗,东、西、北三面环山,形似簸箕状,故称卷阿,附近有周公庙。

我常常想,魏源之所以把龙蟠里的故居取名“小卷阿”,多少有自比周公的意思,足可见其心胸的博大。虽然时势难料,未能如愿,但魏源后来受好友林则徐重托,在这里潜

钢笔

□常熟王鸣江

岁月弦歌

如果说铅笔是一段懵懂的童年,圆珠笔是一场潦草的友谊,那么钢笔则是一曲深刻的初恋。看《山楂树之恋》,老三送静秋钢笔,知道钢笔还可以是定情的信物。

钢笔的骨子里天生有种怀旧的情调,它是老时光的书写者。

记忆中一张泛黄的照片上,年轻的父亲一脸严肃地端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只茶缸子,还有一支锃亮的钢笔。原来父亲也是钟爱钢笔的。

而我,从初二写作文开始才扔掉幼稚的铅笔、油滑的圆珠笔,换成优雅的钢笔。

表哥送我人生中第一支钢笔。银色,重实。笔套上铭有一首诗,记得是《枫桥夜泊》,字体是草书,金色,张狂飘逸。我极为爱惜,视若珍宝。我很少用它写作业,但曾用它偷偷摸摸完成过一封石沉大海的情信。——现在还有谁写信?写信的时代被电话终结,如同钢笔的时代被电脑终结。我们学会了电脑,能熟练运用各种输入法,却总是“提笔忘字”,甚至忘了书写的快乐。

曾几何时,老师谆谆教诲:字是人的另一张脸,要漂亮就得天天练。在那个庞中华字帖满天飞的年代,练钢笔字风靡全国。铅笔写字轻佻粗涩,不当回事;圆珠笔写字虽然流利,但不